

历史 著作史

上卷

•

[美]

J.

W.

汤普森

著

•

商务

印书

馆

•

•

•

•

第一分册



历史著作史

上 卷

从上古时代至十七世纪末叶

第一分册

[美] J. W. 汤普森 著

谢德风 译 李 活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8年·北京

历史著作史

上 卷

从上古时代至十七世纪末叶

第二分册

〔美〕J·W·汤普森 著

谢德凤 译 李 活 校



商务印书馆

1988年·北京

0003181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I,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y James Westfall Thompson

The MacMillan Company · New York, 1942

根据美国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42年第一版译出

LISHI ZHUZUO SHI

历史著作史

上卷

(上卷全两册)

[美] J. W. 汤普森 著

谢德风 译 李 活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473-X/K·72

1988年5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802 千

印数 2,000 册

印张 33 1/8

定价: 7.65 元

译者前言

根据希腊神话,历史女神克力奥居于九个文艺女神^①之首。所以古代历来把历史著作当作文艺的一支。希罗多德的《历史》也和戏剧家的作品一样,在奥林匹亚赛会中当众朗诵,供人欣赏;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作品,被人当作希腊文的范例来读,正如李维和塔西佗的作品被当作拉丁文的范例来读一样。人们只欣赏其文字的优美,音调的铿锵,故事的动人,很少研究其内容是否正确。其他学科的历史著作出现较早,而历史本身的历史则出现很迟。克力奥女神经常忙碌着替别的学科编写历史,唯独忘记了编写她自己的历史。古代叙事诗人和历史家详细记载了远古时代和遥远地区的传说和历史,唯独忘记了报道他们自己的历史。荷马留给我们两首不朽的长诗,至今还激动人的心弦;但他是何许人也,直到现在还是个谜。他活着的时候,在希腊各地行吟乞讨;死了之后,七个城市争着做他的故乡。^②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生平,我们也知道得很少,有待后世史学家的考证。^③克力奥正象一个善于替别人缝裤子,而自己却没有裤子穿的裁缝师傅一样。

历史本身成为科学,时间较晚;而史学史的出现,为时更晚。

① 希腊神话:宙斯有九个女儿,为文艺女神(缪斯),即历史女神克力奥、抒情诗女神攸特普、喜剧女神泰力亚、悲剧女神麦尔波曼尼、歌舞女神特普西利里、恋歌女神伊拉托、赞美诗歌女神波利姆尼亚、天文女神优拉尼亚和史诗女神卡力奥普。

② 即士麦拿、开俄斯、科罗封、萨拉密斯、罗得斯、阿哥斯和雅典。此外还有人主张他是邛米人、伊大卡人、伊奥罗斯人、派罗斯人、斯巴达人、埃及人或巴比伦人。

③ 参阅拙译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者序言第1节。

在西欧，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重视史学史的研究。其先驱为德国史学家兰克和威格尔。至二十世纪初叶才陆续出版了一些史学史专著，其中重要的是佛特的《近代史学史》（1911年），古奇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和史学家》（1913年）^①，和里特尔^②的《历史科学的发展》（1919年）。二十世纪中叶美国出版了三部比较有分量的史学史著作，即H·E·班兹的《历史著作史》（1937年）^③，J·T·勾特威尔的《史学史》（1939年）^④，和J·W·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1942年），尤以后者最为详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译的这部书。

汤普森（1869—1941）出生于美国中部衣阿华州，1892年毕业于罗特学院，1895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毕业后一直到1932年在该校担任中世纪史教学工作。晚年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发表了许多有关欧洲中世纪史的著作，有些在我国早有译本。^⑤其最后一部著作就是《历史著作史》，这是他几十年教学科研工作的总结。

汤普森的史学思想属于美国“新史学派”体系。“新史学派”起源于德国，而流行于美国。“新史学派”的史学家甚至宣称他们的

① 已有耿淡如的译本，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 M·里特尔（1840—1923），德国历史家，著有《德意志联邦史》、《历史科学的发展》等书。

③ 班兹（1889—？），美国克拉克大学历史教授。除了《历史著作史》一书外，还写了一本《新史学与社会科学》（董之学译，商务，1934年），阐述其新史学的观点。

④ 勾特威尔（187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有《史学史导论》（1922年，何炳松等译《史学史》，商务，1929年，该书译本中关于中古及近代的史学，只有附录一章）。1939年著者修订原书，改称《史学史》第1卷。

⑤ 其著作很多，这里只说其中主要的几种：《法国宗教战争》（1909年）、《德意志封建制度》（1928年）、《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1929年，有耿淡如的中译本，商务，1961年）、《中世纪晚期经济社会史，1300—1500年》（1934年）、《西洋中世纪史》（1933年，有陈受熙等的中译本，商务，1940年）、《中世纪史》（两卷本，1932年）、《欧洲中世纪史导论》（1937年）。

主张是“史学的革命”。^①过去史学家把历史局限于政治和战争的狭窄范围之内。英国史学家佛里门甚至说：“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②德国史学家兰克也专注意政治史的研究。^③十九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学家孔德(1798—1857)的实证主义流行于欧洲。孔德认为社会是一个“集体的有机体”。人类的行动和动机是由社会环境中各种因素——不仅是政治的，也包括经济的、宗教的、种族的等等因素在内所决定的；科学的任务在于研究这些因素是怎样影响个人的行动和动机的，因而发现其间的因果关系。但他认为个人对事物的认识只限于个人主观的“体验”和“感觉”，他通过现象去认识本质的一切企图都叫做形而上学，否认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因此他不可能发现人类与其环境间的真正因果关系，必然陷入不可知论的泥坑中。孔德把社会学分为两部分：(1)社会静力学，它描述人类社会的“有机体”的平衡状态。(2)社会动力学，它描述各种道德观念怎样影响世界，使之向前推进。他以观念发展为标准，主观武断地划分社会历史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并称最后的一个阶段是和科学、工业的阶段相一致的。他把资本主义的发展说成是社会发展的顶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逐渐改良；社会革命既不可能，也不必要。^④他的这些主张，很明显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后来德国史学家拉姆普希雷特(1856—1915)以孔德的实证主义为指导思想，提出“新史学”的口号。^⑤一方面把史学的领域推广到政

① 德国史学家拉姆普希雷特自称他为“在历史方面完成一次革命的进步人士”。(原著下册第424页)。美国史学家沙皮罗把1903年鲁滨孙所著《西欧史》的出版，说成是美国历史教学的革命。

② 本书下卷原书第317页。

③ 本书下卷原书第168—186页。

④ 本书下卷原书第422—428页。参阅罗森塔尔等主编《简明哲学词典》中“孔德”、“实证主义”诸条。

⑤ 本书下卷原书第422—428页。

治以外人类其他活动的范围;另一方面,企图以社会心理学的原理来说明社会进化的规律。他甚至公开宣布,“历史主要地是一种社会心理学而已”。他把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发展(他称之为“精神生活”)分为六个阶段,实则是孔德“三阶段”论的变种。

当拉姆普希雷特在德国提倡他的“新史学”的时候,美国史学家J·H·鲁滨孙^①正在德国留学。他回国后把拉姆普希雷特的“新史学”介绍到美国,并利用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加以发挥,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实用主义只承认人体本身的“体验”和感觉是唯一实在的,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公开宣称“有用的即是真理”,否认真理是客观现实在意识中的反映。因此他不主张以某种学说来解释历史,主张“用历史解释历史”、“为历史而历史”。他有许多学生,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分别在美国各大学担任历史教授,如毕尔德^②、勺特威尔、海士^③、蒙恩^④、班兹、桑戴克^⑤、沙比罗^⑥、汤普森等。鲁滨孙及其学生们的许多著作,其原本或译本,解放前我国有些大学里用作课本。1930—40年间我国出版的许多史学概论一类的著作都是沿袭他们的著作,作为史学的“新理论”传布全国。这种思想对我国史学

①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学教授(1863—1936),著有《西欧史》(1903年)、《近代欧洲史》两卷(1907年)及《新史学》(1911年,解放前有何炳松的旧译本,1924年商务出版;解放后有齐思和等的新译本,1964年商务出版)等书。

② C·A·毕尔德(1874—?),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与鲁滨孙合著《欧洲史纲》两卷,何炳松在北京大学教书时,所编《近代欧洲史》、《中古欧洲史》,大部分出自这部著作。

③ C·J·海士(1882—1964),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著有《近代欧洲政治社会史》两卷(1916年,上卷有余楠秋、谢德风等译本,下卷有蒋镇译本,1933年上海民智书店出版;此外商务还有一种译本)。后修订本改为《近代欧洲政治文化史》。

④ 蒙恩(1892—1936),与海士合著《世界通史》两卷,有刘启戈译本,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1948年。

⑤ L·桑戴克(1882—?),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著《世界大化史》(1926年,有冯雄中译本,商务,1936年;还有陈廷璠的中译本,中华,1930年)。

⑥ 著有《欧洲近代现代史》,有余楠秋、谢德风等中译本,世界书局,1935年。

界的影响是很大的。汤普森既属于美国“新史学派”的,因此“新史学派”的优缺点,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有很明显的表现。

二

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分上下两卷。上卷叙述上古到十七世纪末叶;下卷从十八世纪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它包括丰富的历史资料,特别是西欧各国的历史资料。与重大历史事件(如民族大迁徙、十字军、三十年战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等)以及重要的历史学派(如德国的兰克学派、英国的牛津学派和剑桥学派)有关的历史学家和历史著作,他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并评论其原著的优缺点,尤重视事件的目击者或闻自目击者的当代记载。他有时引用原著或评论原著者的片段,以加深读者的印象。历史著作中有关于农民起义及人民反抗贵族斗争的原始资料,例如亨利·乃吞《英国史》续编及无名氏《编年史》都记载了1381年窝尔忒·泰勒尔领导下的农民起义;《布鲁图编年史》续篇载有关于1450年杰克·卡德领导下的农民起义;1327—55年罗马历史残篇记载了里恩泽领导罗马人民推翻罗马贵族政府的暴动;佛罗伦萨史学家史梯发尼与季诺·卡波尼记载1379—82年梳毛工人的大暴动和英国旅行家芬尼斯·摩里孙《十年旅行日记》中描述爱尔兰人争取宗教和政治自由的替伦暴动。其所介绍史料种类,远远超过了历史著作和个人传记的范围;史料包括私人日记(例如意大利安敦尼奥·彼得里以及史梯发诺·英斐苏拉的《罗马日记》)、公家日志(例如亚历山大及其继承人的《皇家日志》)、游记(例如阿拉伯人的航海故事《历史的连锁》、伊本·朱贝尔的《游记》)、回忆录(例如德国革次·冯·柏力兴根的《回忆录》)、通信(例如比利时人部斯贝克的《出使土耳其书简》及其所搜集的《皇帝路德福第二与高卢作家书简集》)、小品散文(例如法国蒙田的《论文集》)、地理志

(例如雅克特的《地理辞典》、斯特累波的《地理学》、拜占庭的史梯芬的《民族学》)、法律(例如法兰克人的舍拉法律、《查士丁尼法律》第八卷强迫撒克逊人采用罗马法的规定),以及近代的考古发掘和古文字的释读。总之,它的史料范围几乎无所不包。同时其史料的内容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有发萨里的《画家列传》和本维纽托·析利尼的《自传》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史的重要资料;英国理查·亚诺尔德的《伦敦风俗》叙述“英国古代平凡的事”,包括有特许状、国会议案、物价、税收及著名的民歌《栗色女郎》;有关于古代科学史的资料,例如大普林尼的《博物志》;有关于政治学说史的资料,例如亨利四世与格雷戈里七世所发表的《政论小册》等等。原著所引史料,与文字的联系特别密切。一方面它引用许多史诗、民歌、传说来说明各民族的早期生活,例如它引用《贝奥武尔夫》史诗说明盎格鲁撒克逊人侵入不列颠以前的生活情况;利用《喜尔得布兰歌》说明早期日耳曼人的生活;利用北欧“萨伽”说明北欧(冰岛与挪威)人民的早期生活。另一方面,还指出一些后世著名的文学作品与古史有关的出处。例如蒙默思的赭弗理的《不列颠史》中载有亚塔尔王的传说;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第八》取材于英国《荷尔〈编年史〉》,其他许多历史剧取材于挪尔斯从法文译本重译过来的普鲁塔克《名人传》,甚至莎士比亚的有名悲剧《麦克白》最后一幕最后一景中西华德所说的台词和罕廷敦主教亨利的历史著作中的句意相同以及同一剧本中说柏南森林向前跑动的诡计见于“夫勒得加”的《法兰克史》也都一一指出。此外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中提到罗兰战死疆场,为以后法国《罗兰之歌》的根据;瑞士康拉德·查士丁加的《百伦大编年史》及伊吉第阿斯·楚第的《赫尔维细亚编年史》中记载威廉·退尔的故事,为以后德国席勒写《威廉·退尔》剧本的根据,革次·冯·柏力兴根的《回忆录》是歌德同名剧本的根据。这些记载都是学文学的人所喜

爱的。

此外关于过去历史著作的各种版本和各国的译本及其优劣，以及过去和近代期刊上有关的各种评论，著者列有详细的书目提要，作为注脚，附于每页之下。读者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按图索骥，作深入的研究。原著直接提到中国的地方很少，但所叙述的历史著作中提到中古时代中国的地方较多。虽多远路传闻，不甚确切，但也有一些记载可以补充我国的史料。例如伊斯兰教徒马力克所著《世界征服者的历史》及拉施特所著《史集》中所记西辽的史迹可以补充我国《辽史》、《金史》和《元史》的不足。在中西交通史资料方面，书中所引用的原著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三

尽管这部著作有极其丰富的历史资料，但决不是一部史学史，充其量只是一部比较完备的史料学和历史目录学史而已。史学史不仅要包括历史著作的编撰情况，而更重要的是要叙述历史学家对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逐渐发展过程，而汤普森对后者很少提及，只详细列举历史著作和资料的名称，简单说明其内容而已。

汤普森是个资产阶级史学家。他的《历史著作史》最严重的缺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和攻击。在他两卷书共一千三百多页的巨著中，只在最末了一章中（即下卷第64章）谈到“东欧及巴尔干诸国”的史学，用了不过一页半^①的篇幅谈马克思主义的史学。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的第二个大缺点是对东方各国史料的缺乏和史料分配的不恰当。他在序言中自夸说：“在任何一种文字中，

^① 下卷原书第628—630页。

都还没有出现过一部象本书这样全面而连贯的叙述，为每位作家在他所处时代总的背景中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并确定他在当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但是这部书，就是单就资料方面而言，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当然，要求一部书完美无缺，既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但是我们必须指出：他所有的缺点，有些是出于客观原因，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出于主观原因，由于阶级偏见而产生的。例如他不懂得东方各国的语言和文化，特别是不懂得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所以这部书中关于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诸国的史学，完全是空白。虽然谈到过伊朗、中亚和蒙古的历史，但他对我国正史中的外国传记以及许多谈到外国史的专门著述，如晋法显的《佛国记》、梁慧皎的《高僧传》、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道宣的《续高僧传》、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宋赵汝适的《诸蕃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明初的《郑和航海图》（见明文仪编的《武备志》）、费信的《星槎胜览》、张燮的《东西洋考》、黄衷的《海语》等书，^①对于中亚、印度及东南亚诸国的情况，都有它们本国所找不到的详细记载，而汤普森都不能采用。^②关于蒙古历史的资料，不但中国历史文献中有关蒙古史的丰富资料未见采纳，连蒙古人自己用蒙古文字写的《元朝秘史》^③也未见著录。书中对于德意志和英国的史料，记载特别详细，法国史料次之。对于中世纪俄罗斯的史学，只在上卷第25章《拜占庭和土耳其的史学家》一章中给了几页的叙述。对于涅斯特的《编年史》只给予几行的叙述。

① 参阅张云波《印度尼西亚汉文史料初录》，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专号），1953年，第2期，第115—124页。

② 关于这一点，另一个美国“新史学派”的历史学家桑戴克比汤普森要好一点。桑戴克在他的《世界文化史》中叙述古代印度、中国的文化（即第4卷第19—22诸章）的时候，采用了许多古代印度和中国的原始资料。

③ 最近有道润梯步的《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出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

这很明显是资产阶级史学中“西欧中心论”的反映。著者对于其所叙述历史家的篇幅比例，往往是不合理的。例如在叙述古典历史家一章中，叙述戴奥·卡西约的篇幅远远多于叙述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的篇幅，^① 尽管后者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前者。在下卷中，启蒙历史学派的首领伏尔泰只占两页，^② 休谟只占三页，^③ 而吉本竟达三十页，^④ 而叙述马列主义史学只占一页半。^⑤ 叙述篇幅的不平衡，充分地表现著者的阶级和种族的偏见。

汤普森的《历史著作史》第三个大缺点是著者任意主观地把一些历史家列入某种派别，在结构上毫无系统性。典型的启蒙学者马不里被列入十七世纪博学派一章中。^⑥ “海德堡学派”全被列入浪漫主义一类，而称其首领施罗塞“在理智上是属于十八世纪的”；^⑦ 赫尔德同所有的启蒙学者一样，对中世纪深怀敌意，对法国革命表示尊敬，对浪漫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是陌生的，却被解释为“浪漫主义知识上的始祖”。^⑧ 浪漫主义的理论，无论在德国、法国、或在任何其他国家，一般都没有作为史学史上一个完整的阶段来叙述。

四

尽管汤普森这部著作有许多缺点，但他所搜集欧洲各国的历史资料十分丰富，无论研究世界古代史、中世纪史或近代史的，都可以从中取得许多有益的东西。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我

① 修昔底德，上卷第 60—72 页；波里比阿，第 117—136 页。

② 下卷原书第 65—68 页。

③ 下卷原书第 69—72 页。

④ 下卷原书第 74—90 以及其他各处。

⑤ 下卷原书第 628—630 页。

⑥ 下卷原书第 56 页。

⑦ 下卷原书第 142 页。

⑧ 下卷原书第 138 页。

国有很大的发展。但世界史学史一类的书籍还是一个空白。我们翻译这部书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其中有用的材料,将我们的世界史学史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这部书我们在文革前已经基本翻译完了。上卷是我译的,下卷是孙秉莹同志和我合译的。在文革时期“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这项工作无法进行,因此就搁置下来了。1977年重理旧业,修订了译文,增加了一些注释。译者注释在于补充说明有些主要历史事件的经过及其发生的年代;说明有些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代及其主要著作,古代地名的现在所在地,古代外国历史著作中提到有关中国的情况,等等。著者原注说明历史著作的版本、翻译及近代杂志上的评论文章。两种注释混合编号,均列于每页之下,作为脚注,以便读者检阅。译者注后面加“译者”字样,著者原注后面不作说明。

本书的《译者前言》是得到湖南师范学院历史教研组莫任南、熊家利、谢天冰等同志所提的意见加以修改的。关于德语部分,得到已故王舒教授及董爽秋教授的帮助;关于法语部分,得到孙文明先生的帮助;关于拉丁文部分,得到吉林师大林志纯教授的帮助;关于搜集资料,特别是翻译俄语有关资料方面,得到李长林同志的帮助。谢贯屏同志为我抄写了一部分译稿。对他们的热忱帮助,我表示衷心感激。由于我本人知识水平和理论水平的局限,错误之处,势所难免,希望读者随时指正。

谢德风

1979年11月12日

出版者附言:谢德风教授已于1980年逝世,他生前曾将多部历史译作交由本馆出版,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谨此表示对他的悼念和感谢之忱。

著者序言

我曾一度想把这部书定名为《克力奥^①大桥》；这个名称比现在采用的书名更富想象力，更加富丽堂皇。历史可以被看作跨越时间洪流、把过去和现在联结起来的一座巨大的桥梁。这座桥的入口笼罩在远古迷雾之中。希罗多德就是这座以历史女神缪斯命名并奉献与她的动人的伟大结构上第一个清晰可辨的桥拱。在较近的视野，但比去年、甚至比上世纪还要古远得多的视野中，孟德斯鸠和吉本象桥上塔楼那样在朦胧中耸立。随着他们二人的出现，克力奥大桥立即加宽，后来就变成处处雕栏玉砌的一条康庄大道了。这座克力奥大桥是一座古老的大桥，雄壮的大桥，美丽的大桥。

从希腊时代迄今，欧洲文化对学术上出现的新观点总是很警觉，对新的解释或新的批评总是很敏感。西方社会一向热心于历史，拥有记载过去的大量文献，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和任何其他已知文化在这方面的情况不同。^②朝这个方向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古希腊思潮。第二个因素是基督教的影响；跟佛教、婆罗门教或东方古今任何其他宗教不同，基督教一向都有历史意识。最后一个因素是，近二百年来近代科学发展和物质的进步对西方世界的思想也有深刻影响。西方史学已经从文学的一支发展成一个学术部门；保存旧史料、撰写新史书业已确立为一门新的学术专业。

① 历史女神，希腊神话中九个缪司之一。——译者

② 该书作者想必不了解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著作，因而作出这样显然片面的结论。——校者

历史研究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真正是历史家进行的研究；历史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历史家所说的那样的历史——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还是不清楚的。但是，除了至今还遵守“作家的目的在于记述而不在于裁决”（*Scribitur ad narrandum, non ad probandum*）这句古代格言的狭隘学派的历史家以外，一般人都同意历史家的崇高职责就是阐明问题。我这两卷书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为从远古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漫长的时期中历史概念的变化和历史写作的各种形式提供一个概括的叙述。

本书未论述现仍健在的历史家；美国作家也是有意地一位都不提。这是因为，这两卷书篇幅有限，无法容纳；而且论述美国史学的，已有大量文献，并且正日益增多。这也是为什么象莫特利^①、普雷斯科特^②、利^③和哈斯金斯^④这样的名家，本书也未加论述的缘故；因为，尽管他们的著作属于欧洲历史范畴，但他们还是属于美国历史学派的。

笔者并不敢奢望这部书已经避免在大多数渊博的著作中常见的通病：严峻晦涩、索然无味，除最有耐心的学生外，一切读者都不敢问津。另一方面，笔者窃望这部书对各校设立更为正规的研究史学和史家的课程能够起些鼓舞作用。对那些希望进一步深造的人，本书也提供了大量参考书目提要。读者的主要兴趣无论在于

① J·L·莫特利(1814—1877)。美国史学家，毕业于耶鲁大学，美国驻奥、驻英公使。特别对于尼德兰历史有兴趣。著有《荷兰共和国的兴起》(1856年)、《联合尼德兰的历史》(最初二卷，1860—61年；后二卷，1867—68年)。——译者

② W·H·普雷斯科特(1796—1853)，美国史学家，对西班牙历史特别有兴趣。著有《墨西哥的征服》(1843年)、《斐迪南与伊萨伯拉王朝的历史》(三卷本，1838年)、《秘鲁的征服》(1847年)等。——译者

③ J·C·利(1825—1903)，美国出版家和历史家，著有《异教裁判所的历史》(三卷本，1888年)。——译者

④ C·H·哈斯金斯(1870—1937)。哈佛大学欧洲史教授。著有《诺尔曼制度》(1918年)、《十二世纪的文艺复兴》(1927年)、《中世纪文化研究》(1929年)。——译者

哲学概念的改变，或者只在于史学这一行在技巧上逐步改进的过程，或者把历史看作世界文学的一支——长期以来这一点一直被忽视——而对它感兴趣，在这本书里他都可以找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本书所附书目提要将提醒读者：分散的材料大量存在；有讨论一定范围和一定时期的概要或专著，有论述个别作家的精彩文章，也有少数较长的全面概括。但是，在任何一种文字中，都还没有出现过一部象本书这样全面而连贯的叙述，为每位作家在他所处时代总的学术背景中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并确定他在当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本书上卷叙述的是直至十七世纪为止的那个漫长的时期，把历史主要看作文学编写的演变过程；下卷叙述近代史学研究的兴起。

在向有关的人们表示感谢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使我有幸讲授历史写作这门课程的那许多学生。自从已故的 J·F·詹姆森^① 离开芝加哥大学，由我接任这门课程以来，至今已经三十五年了。这些年来，各班学生的兴趣对我说来一直是永不衰退的鼓舞的源泉。

为了向曾出力完成本书的伯纳德·J·霍尔姆博士（我手下培养的最后位博士，近几年并曾和我共同研究）表示感谢起见，我把他的名字和我的一起放在本书扉页上。他不仅负责研究和编纂本书第2卷从第46章开始的十五章以及其他章节的一些部分，而且在全部手稿的最后修订和删节中，也作了很多工作；他还曾负责彻底修订并编辑近三千条参考书目提要的注释和引证。本书之所以能够问世，大部分是由于他的操劳和忠诚。

读者会看到许多引文，有些引自作家本人，有些引自专家的批评，大部分都很简短；其中绝大多数引文，似乎只要审慎地引用以

^① J·F·詹姆森(1859—1937)。美国历史学家，著有《美国史辞典》、《美国革命作一个社会运动来考虑》等书。——译者